

新婚 after 少东家夫妇和墨子带着西帮驮队运送货物，那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
晋商们联合起来为抗战捐钱捐物。天成西接班人延续着前辈立下的盟誓，
绝不『轻义重利』，在民间留下了响亮的声誉。战事频发，民不聊生之际，天成西设粥棚救济饥民，
让官逼民反上山为匪的百姓尤为佩服，一路护送驮队顺利抵达目的地。

晋商义举

夏伯◎著



亚商义集

夏伯◎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义事/夏伯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227-06055-0

I. ①晋…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5046号

晋商义事

夏 伯 著

责任编辑 杨敏媛
封面设计 黄 萍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7626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50千字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55-0/I · 1524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贺兰山麓 /1
第二章	传说 /14
第三章	院落 /23
第四章	日食 /28
第五章	乡俗 /34
第六章	白云 /48
第七章	憧憬 /60
第八章	沧桑 /72
第九章	茶砖 /93
第十章	船歌 /133
第十一章	尾声 /153

后 记	/164
-----	------

第一章 贺兰山麓

在西部,到了五月,一次次的沙尘肆虐之后,难得的雨水总能迅速地将这座城市冲洗干净。

五月里,凋谢了迎春花、杏花、桃花,只剩下刺梅花黄灿灿的笑脸还在孤独地绽放。一九九五年的五月,这座城市中有位老人默默辞世了。生前,对于生命,这位老人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渴望。

她时常为商号中的英雄感叹,她极力地赞美先辈邱太基,称颂他当年重树总号威望、维护商号团结立下的赫赫功勋:“虽是伙计之身,却享有大掌柜之尊。”先辈邱太基的口碑仍在代代相传。

旧时的商路上,有人称呼商号的总号为“西帮”,更多的人则是将商号称作“西帮”;旧时商队相遇,彼此间只要吆喝一声:“我们是西帮的!”“我们在为西帮置办货物!”不但会赢得信任,而且还会增加安全感。

曾经有人将西帮理解为山西帮。当年商号的大掌柜们却并不认同:“商号就是商号,不是商帮。更不该将西帮理解为山西帮,作为晋商的代名词。”

一介女流,一生都在恪守着严格的祖制。她生前总想做些什么,死后也能面对商号中建立过功勋的先辈。

按照祖制,只有商号的掌柜才可以在异地携带妻儿。在她的丈夫成为商号的掌柜之前,她在家乡就等待了二十多年。漫长的等待中,她的两个儿子相继患病不治而亡。

两个儿子的去世,恶化了婆媳关系,伤心之余,她想到过逃离,一度躲入了侯马的分店。

百善孝为先。为了尽孝,她毅然放弃离家的念头,留在婆婆的身边。

终于等到丈夫接她到异地生活,可是社会动荡的加剧使得她依然还和独守空房时期一样。

她严格律己,从不过问丈夫的事,却事事心中有数。她知道:只有严格地恪守祖制,才能为丈夫树立威望。

她多么期待过上太平的日子。

走出乱世,进入和平年代,留给她和丈夫的团聚只剩下短暂的十年时光。而后的日子为了永恒的相聚,她竟默默独自守候了三十多个春秋。在她的一生中,不论是潮流还是召唤,不论是十年河东还是十年河西,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一眼便可看穿世间的蛊惑。她只认心中的定数:“世间变,心中的定数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五月里,她的生命只弥留了短短七天。

她早已经黯淡了悲哀与沮丧。

她终于可以背起行装轻快地上路了。

她走时安详、沉着。

她的心中一定绽放出了喜悦。

一九九五年的五月,在她人生最后一个季节里的最初几天,只要天气晴暖身体许可,她都会在梳妆整齐之后一手提着马扎、一手拄着拐棍,蹒跚走到离家不远处的街道边坐下。

阳光怜惜她,暖暖地照在她的身上。

她的视力一直很好,她在仔细地端详每一位行人,她要寻找行人脸上可以辨识的岁月印记。五月的街道上,残存的冬的寒意已经褪去,空气中弥漫的夏的躁动影响不了行人的脚步。街道上偶尔有

人注意到她，她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旧了。她那年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

她的服装从来都不缺乏精心的修饰与细节，她亲手缝制的服装还是古朴的传统式样。

她清醒地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已经无须再为服装费心。在高龄时继续增加服装无疑是多余的浪费。

她理智，支配生命如同支配金钱。她宁肯忘记世间的琐事，也不放弃用回忆填充最后的时光。

五月里走入回忆，回忆中最多的一定是她的家乡。

她叹息先辈们都已经远逝，她的生命追随了商号的文化，她一定一次次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她离开家乡已经太久了。

她更难割舍这座城市。第一次抵达这座城市，是她新婚之夜的逃离。第二次抵达这座城市，她便永远地离开了家乡。

这座城市中，她的同辈人越来越少。

幸亏有黑子出现，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才不致太过孤单。

黑子是谁？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黑子便离开这座城市返回陕北老家。

“黑子恐怕已经老死在乡下。”

十几年过去了，黑子的突然出现出乎她的意料。

“黑子还活着！”当有一天她将这消息告诉红兵的时候，意外带来的惊喜简直让红兵高兴得叫了起来。

红兵是她的外孙。从小到大，红兵和她的其他孙子、外孙，对她只有一个亲切的称呼，就是奶奶。在奶奶的絮叨声中，红兵听过太多黑子的故事。红兵熟悉黑子，熟悉他的民歌，红兵在梦中见过黑

子。有段时间红兵的确见过一位老人常来看望奶奶，看望奶奶的老人就是黑子。

奶奶的身边有黑子在，她的心中定会增加许多安慰。

红兵暗地里将现实中的黑子与幻想中的“黑子”进行着对比，希望从中找到共同之处，然而美好抵挡不住现实的捉弄；对比的结果令红兵失望，现实中的黑子显得极其落魄，说话啰嗦，尽讲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黑子和奶奶说得最多的，是对老年龋齿的治疗。

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牙齿上的钙质流失也就越多，缺少钙质就难抵御龋齿的侵袭。奶奶的同龄人中，总有人在未进入高龄以前牙齿就脱落光了。老年时的牙齿，是没有办法和年轻时相比的，可奶奶到了高龄牙齿还整齐地排列着。

为了保全这些牙齿，奶奶使用过盐水、苏打水刷牙。盐水、苏打水只起到缓解的作用，根本无法根除龋齿。黑子出现之前，奶奶的龋齿已经出现了黑洞。

为了根除龋齿，奶奶求助过牙医。“这样大的岁数还来看牙？与其治疗倒不如顺其自然。”牙医的建议让她不满：“难道老年人就不算人？就该忍着痛苦等死？”奶奶无论如何也要将牙齿保住，她不再相信医生。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那时她正忍受着痛楚，独自坐在道路边回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黑子。

黑子没有看到奶奶。黑子那时正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步履艰难。

“黑子！”

抑制不住惊喜，奶奶在路边喊了起来。黑子当时就愣住了。别

时容易见时难，一定是乡间的亲情使得黑子的身心得到恢复。相见的时候，他俩的眼中溢满苍老的泪水。相别十几年，黑子的容貌除了比以前更显苍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若不是年事已高的黑子终于发现，他此生还有未了的心愿，他和东家也无法再次相见。是孩子孝顺，特意接他回来，将他的眷恋送还这座城市。

对于这座城市，黑子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情感。他走入这座城市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只有伤感！他只离开这座城市十几年，十几年后这座城市开始变得活力四射他却越加苍老。这是一座让他刻骨铭心的城市。他已经与这座城市作了最后的诀别！

暂时没法离开这座城市，黑子每天就推上自行车，驮着个不大的口袋，里面装有各种菜籽。卖菜籽的时候和陌生人说说话也能冲淡心中的孤独。有生之年还能见到红兵的奶奶，令黑子也没有想到。听到奶奶有牙疾，黑子翻遍了菜籽口袋也没有找到治疗的偏方，他让东家不要离开。医生不能治疗的疾病，民间流传的偏方有时会产生奇效。没多久，黑子就将偏方就送到了奶奶的手里。

黑子送来的偏方，是手绢里包裹着的香菜籽。打开手绢，一粒粒的香菜籽在阳光下闪动着灼目的光泽。这些香菜籽，粒粒都经过细心擦拭。

香菜籽能治疗老年龋齿，不用研磨也不用捣碎：先将香菜籽塞入纸卷不要让它散落，然后将纸卷的小口对准龋齿，另一头在蜡烛上燃烧。待到香菜籽噼啪作响时猛吸一口，热香便可强烈地烧蚀龋齿部位。

偏方的治疗是管用了，奶奶保全了口中的牙齿。牙齿皓洁整齐，不但维护了奶奶淑雅端庄的形象，而且还表明她将健康一直延续到高龄。

奶奶一生中掉落的牙齿并不多。奶奶小心地将掉落的牙齿收集起来，她绝不会在不小心的时候，将这几粒牙齿丢掉。在收集起来的牙齿中缺少了乳牙令奶奶遗憾。

“下边的乳牙要撂到房顶上，上边的要埋到土里。”不知道世间有过多少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听过母亲这样讲。

时光易老。人世间有许多东西是世代相传的，正如奶奶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语：“富不及三代……”

对于这句话，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当年从仇家门口经过时发生的事。那时候，仇家管事的女人已经苍老。这个女人在她男人落难的时候，同乡同情过她的坚毅与刚强。

仇家管事女人的风采不减当年，见到顺路来带货的红兵的奶奶，也不免友好地喊上一声女掌柜。

“快下马进来坐坐，喝口水歇歇脚再走……”

“我们两家都是有着百年信誉的晋商，我们之间已经有过几代人的交情了……”

“不麻烦奶奶。货催得很急，怕耽误行程不便歇脚，还请奶奶多多见谅。”红兵的奶奶年轻时不肯从马上下来，这里边有彼此心照不宣的事。

听到回答的仇家管事女人知趣不再多说什么，转身催促起自家的伙计。伙计忙碌的间隔，她又询问起红兵的奶奶：“贵号的几位老东家还都健在吗？他们的后人现在怎样……”

“如果有机会，一定请他们进来坐坐。”

行走在路上的货，多数情况下都是发货方先交两至四成的押金，货物送达后收货方付讫剩余的款项。仇家的管事女人那天不但交付了货物的押金，而且还付讫了剩余的尾款。“乡里乡亲，没有交付给贵号多少生意。将来我们两家一旦有大生意，还拜托女掌柜看在同乡的分上多担待些。”

“兴许是这家的管事女人以为又有一家同乡的商号交给女人管理了。”红兵的奶奶离开时还这样揣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奶奶家依赖的商号有些大掌柜早些年会站在这户晋商的门前破口大骂。得势时这户晋商以恶制恶，纵狗伤人引出过官司。败落时这户晋商多了理智，也会大门紧闭任其在门前发泄。商号与这户晋商的关系足以印证三代理论：“三代之内，即便不提不共戴天，相互间还是面和心不和。”“三代之后别说与这户晋商，就连自家的后人恐怕不再相识。”

“女子不错，说话得体。人精明，又会算账。”红兵的奶奶带货之后，时不时从民间听到仇家管事女人对她的夸奖。夸奖传到商号大掌柜们的耳朵里，奶奶“过其门不下马”的美谈得到一致赞誉：“有分寸，不失节气！”

商号的大掌柜们总是对这户晋商的历史耿耿于怀：仇家背信弃义之初，也同样是一家需要得到同乡帮扶的商户！

这户晋商，曾经是奶奶述说了一生的冤孽。

繁华消失后的寂寞是难耐的。

奶奶小心地将收集起来的牙齿装在一只精心缝制的小布袋里，而后藏在床角的褥子下边。

除非是最亲密的人，她轻易不会将布袋里的牙齿拿给人看。

她常说：“我死后，一定要将这袋牙齿和我葬在一起。这样我的

魂魄就可以很快找全我的牙齿回到家乡去投生了。”

“有了这袋牙齿，下辈子投胎做人的时候，做事、说话会比这一生硬气得多。”

她一定是清晨起床时突然间发的病。儿女上班之前看望她的时候，她已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

刚到医院的时候，面对她这样的高龄，大夫根据病情和职业经验劝说家属放弃治疗。

老人的儿女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医生的劝说。

他们恳求医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便决不允许死神无情地将老人的生命夺走。

在儿女的坚持下，治疗有了效果，老人微弱的鼻息得到了改善。

一轮治疗结束后，医生不肯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因为老人已经无法治愈。

在医生的眼里，挽留已尽天年的生命会让老人更加痛苦，倒不如顺其自然反而能够减轻痛苦。但在儿女与老人间的深厚情感，又怎能容忍亲眼看着老人离去。

九十岁的高龄，任由儿女摆布了一天一夜，她遇事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主见。一天一夜毫无希望的抢救，她已经给过儿女机会。机会一旦被错过，她便再也不容儿女摆布。

她在清晨发病时就已经不能说话。或许那时她就意识到，即将进行的抢救只不过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治疗。

乘着儿女没有防备，她用尚能活动的左手，毅然拔掉了身上的所有管子。

儿女不想失去她。为了留住她的生命，儿女解下老人的腰带，

绑住了她的左手。

医生将拔掉的管子重新插回的时候，她的喉咙里始终都在发出声响。“吊完这几瓶药水我们就回家。”儿女猜测不出她在说些什么，继续安慰她。老人喉咙里的声响消失了，泪水却从眼角涓涓地流淌出来，听从了儿女的请求。

几瓶药水快要吊完的时候，儿女劝说老人不要再将管子拔掉。老人看似同意了。儿女还以为老人会顺从，解开了老人捆住的左手。老人又一次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

也许是用力过猛，也许是用尽所有的气力，老人的左手不住地颤抖。

儿女发现，老人的左手在绵软地做着神秘的手势。透过病房的窗玻璃，一缕阳光正照射在老人身上，她一定是依靠这缕阳光辨别出的方向。她的左手，在一遍遍地指向东方。

“想要回家？”东边是老人家乡的方向。

老人颤抖的手停了下来。

遵从老人的意愿，儿女将老人接回家。

老人终于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等待回家的时刻。

老人虽是女流之辈，却有着和大山一样博大的胸怀。“好钢易断。”多少年来她总是将自己的聪慧隐藏在表面的温顺之下。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儿女能够在混乱中保全性命。老人的姓氏，是她的家乡大山名称的第一个汉字，她的孩子，是一对领养来的儿女，她却为了他们一次次甘冒生死的危险。

红兵在老人弥留的第三天，开始夜间守护。红兵守护了老人三个晚上。老人看到家中的最后一个人后，没有留下遗憾离开人世。

在她的家乡，在老人家乡的吕梁山上，在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有过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那里有过她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以及两

个死去的孩子，那里是她多少年来魂牵梦萦想要最终回归的地方。

回家的等待竟然如此漫长。

红兵守护老人的那三个晚上，窗外发情的猫儿在不停地叫，像是在不停地暗示生命即将轮回。猫儿的叫声吵得红兵无法入睡。可怜的红兵，只有走在夜的深处，才能在困倦中进入恍惚。

希望看到谷底的尽头，尽头却总也遥不可及。分明在黑暗中听到她那熟悉的口音，纯正的方言，不掺入任何杂质。

她在呼喊，声调缓慢，低沉压抑。她是在向红兵求援：

“我——要——回——家！”

红兵就躺在她的身边。惊醒后的红兵流下泪水，她的要求红兵无法满足。

七天后老人去世，床角褥子下边装有牙齿的小布袋送入老人的棺椁。儿女将她的灵柩送上贺兰山。

在一座朝向东方的山丘上，前来送葬的人并不多。

站在大山的高处向下望去，山脚下的戈壁一片狼藉，那是遥远历史留下的遗迹，那是七百年前西夏国的皇家陵园。车辆排着长队，正从陵园间的土路上快速穿行，车队扬起的尘土遮挡住七百年前蒙古大军掘陵毁尸时留下的遍地瓦砾。

向东，视线越过开阔的平原，越过目力所及的地方，凭借想象可以看到如练的黄河。

视线向南，一条公路跃出平原顺着山麓延伸上来，进入贺兰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三关口。

进入三关口的公路切断了明长城蜿蜒走向山的另一边。山的那边是友好的内蒙古阿拉善。

听，唢呐声声。送葬的乐队吹奏出老人家乡的节奏：

“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这乐曲源自一首颇具特色的山西民歌。

树也有个形，
人也有个样。
要学好人样，
吕四姓的大女子；
莫学赖人样，
史赖虎的一对子……

这是老人家乡曾经传唱过的一首民谣，民谣中赞美的女子正是红兵的奶奶。

墓穴被渐渐地挖开。

人们希望在墓穴中的黑匣子旁，挖出一块足够大的地方盛放老人的棺椁。

墓穴中的黑匣子并不大，是老人生前用过的一只旧木箱，木箱里装有老人丈夫散乱的遗骸。

老人的丈夫三十年前就已经去世。刚去世的时候，先是埋在山下城市通往黄河渡口的道路边。以后由于修路的原因，西迁到城市通往大山的另一条山道边。七百年前，这条山道通往西夏国的皇家避暑山庄。

山道边的废弃砖窑曾经指示出坟墓的位置。童年时的红兵曾经跟随奶奶到过砖窑扫墓。那个时候，坟墓占用的土地正由某个公社的知青管理。

也许是春天多风的缘故，砖窑边覆盖着新近流动来的沙丘。一些铲平沙丘的沙地上，新栽的柳林已经成活。柳枝摇曳，空旷无声。

突然冒出的知青抱怨声打破难耐的静谧，让林中祭拜的人惊出一身冷汗。

“每天只在往返地担水浇树，手、脚、肩头全都磨破了。”

“沙地一点水也蓄不住水，才浇下去很快就渗光了。”

“沙地栽柳，违反自然规律的劳民伤财何时才是尽头……”

知青的抱怨没有影响祭拜。

也许是相别太久已经变得麻木的缘故，也许是生活中的太多苦难已经使得老人越加坚强，祭拜中的老人哭诉时已经没有了泪水。祭拜之后，红兵与老人很快便沉浸于天伦之乐，祖孙俩在沙丘间寻找壁虎。

“这里又不是家乡，哪里会有壁虎！”红兵的母亲提醒他俩。

“不找找怎么知道没有壁虎！”提醒丝毫没有改变祖孙俩的欢笑与追逐。

“又抓住一只。”红兵说。

“快拿来看看，是不是壁虎？”

“身体是土黄色的，不是绿色的。”

“绿色的跑到了哪里？不会是转眼间变成土黄色吧？”

“真像是度过几十年世外桃源生活才回到人间。这里只有会变色的沙扑扑，没有壁虎！”红兵的母亲试图纠正祖孙俩的妄想。

“哪里是度过几十年世外桃源生活，是隐居了几十年……”

说话间，红兵的奶奶已经没有顽童般的笑颜。“东家一个人待在这荒郊野地，不知道该是多么的孤独……”

“传说在阴间，壁虎就好比人家豢养的看家狗。只要抓住一只

埋在坟里，壁虎便会世代忠诚地陪在主人身边，为主人解闷，看家护院……”

若干年后，还是在这座砖窑边，红兵和雇来的起墓人一道起起这座坟墓。

墓穴中，棺木已经腐烂。

黄沙中捡出遗骨，散落的遗骸骨色漆黑，看不出主人在世时的音容。

“像是中过剧毒。”起墓人说。

“商人命贱。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自然死亡，没人在意他的死法。”

“如果在以前，东家去世是要公告天下的。出殡前后除了前来吊唁的大小掌柜会在数月间络绎不绝，还必须聚齐西帮九家，九家披麻戴孝送行后方能下葬^①。”

起墓时砖窑边的风景已经沧桑变化。没有了许多年前的沙丘，更看不到以前有过的柳林，偶尔看到远处黄沙围绕中的一棵杨树，杨树粗壮的一人无法合抱。

走近远处高大的杨树，杨树旁残存的树干有着参差的断口，让人猜测：这棵已死的大树，是否曾经被某种力量拦腰折断？

终于挖好了墓穴，黑匣子旁边放下老人的棺槨。放过鞭炮，抢过孝子钱，堆起坟头。人们说：看见爷爷来接奶奶了，奶奶正骑在仙鹤上挥手告别。

人们还说：阴阳相隔，她不敢耽误冥期，正随着阔别三十多年的丈夫沿着黄河，向着家乡的方向匆忙赶路。

^①西帮首任康大掌柜太谷出殡后，商号中有大成就者均采用此种出殡方式葬于太谷西帮墓地。